

一新美術館群展「廠進西源里」

藝術一向屬於每個世代的人，也常附有各個時代的氣息。而即便是同種媒介，不同創作者向作品注入的情緒和文化思想也各有特點。一新美術館正與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（JCCAC）合辦展覽「廠進西源里」，匯聚八位 JCCAC 青年駐村藝術家的逾 38 件作品，於一新美術館咖啡室及禮品店展出。訪客可在咖啡香氣中，與具有當代創造力與眼光的作品相遇。展期持續至 11 月 1 日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



●張柱然喜好書法及篆刻創作。



●陶瓷之於丘藝藍有着特別的意義。



●一新美術館正與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（JCCAC）合辦展覽「廠進西源里」。

青年藝術家展現新世代創作觀

此次展覽中，丘藝藍帶來的《淺嘗深悟》系列始於藝術家的拉坯練習，作品形態流暢簡潔，配色樸素，且多以組合出現，如積木一般。此系列的延伸契機為藝術家早前參加的另一展覽。

丘藝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分享：「當我決定發展出一個系列的時候，想法就不止於用拉坯技法拉出不同的造型、組合為一件作品。每塊創作雖然是獨立的個體，但擺在一起時，又有互相影響的部分。」作品的流暢線條、協調程度、色彩運用、成品尺寸等，都靜默地彼此呼應着。成品效果也是丘藝藍與材料溝通的結果。

當觀眾走近觀賞，會發現這些作品還帶有塗繪效果。丘藝藍分享，她希望展現作品更為自然的氛圍，因此在創作過程中採用了一些繪畫技巧，也參考了一些畫家的創作。部分顏色看似為純色，實則包含多個層次。其中，以黑、白、灰構成的《淺嘗深悟系列-06》或許會令觀者聯想到石頭。丘藝藍試圖借作品達成一種平衡。

她表示，有時，草圖與實物製作會有些出入，因為是將平面轉為立體，不過也會偶然發現一些特別的效果。

早年在修讀香港藝術學院與澳洲皇家墨爾

本理工大學的合辦課程期間，繪畫是丘藝藍主修的媒介，隨後她接觸到版畫和陶瓷。而陶瓷之於她有着特別的意義。「一開始學拉坯的時候，我才發現原來想要控制自己的身體並不容易。雖然雙手是自己的，但非常不協調，那時才意識到原來我好像不太了解自己。所以就很想訓練一下自己。」她強調，對陶瓷世界產生更多興趣的原因，更在於遇到好的老師。她還曾在老師的介紹下，進修香港視覺藝術中心的陶藝課程。

通過製陶了解自己

隨著對陶瓷的逐漸熟悉，以及對身體更自如的把控，丘藝藍意識到自己看似是在前進，實則卻向後退了一步，因為她發現許多有待發掘的知識過於繁雜，而她已經掌握的內容少之又少，這促使她展開更深層次的探索。「陶瓷其實是一種令人很『忙』的藝術，但它又讓我的思想變得更加純粹。」而在創作較為簡約的陶瓷作品時，其過程也能夠治癒丘藝藍的內心。

她點明，陶瓷製作的技藝也有不少，若是認真要學，需要幾年時間。她慶幸自己有繪畫基礎，這些技能可以幫助她為陶瓷作品增添亮點。她更在《淺嘗深悟》系列中運用了自己從前學習的油畫技巧，這也是系列作品中多層次色調的來源。

多年來，做陶瓷這件事已然成為丘藝藍的日常習慣。她總結，許多事物的

建立和發展都需要扎實的基礎，環環相扣的陶瓷製作過程可以印證這一點。「比如你若想拉好坯，首先就要選對泥，這是第一步。基礎會影響後續的一切。我也常跟我的學生們強調這一點。」而每種泥都有自己的「性格」。

視古人作品為資料庫

從前，丘藝藍會閱讀較多西方文學，後來她開始接觸更多有關儒家、道家思想等的內容，也對人與大自然之關係、天人合一、平衡等概念產生更多理解。「其實我很喜歡宋代瓷器，因為有許多都是天青色的。很多文人不只青睞這一顏色，也很喜歡釉的質地。」這些追求都與一些東方思想互相滲透。

談及視覺表達與觀念傳達的關係，丘藝藍表示，這二者在她眼中就像是兩點加一線，「它們可以獨立存在。但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讓這兩者有關聯，它們可以互相扶持，但那條線是靈活的。如果它們能夠相遇，那就最好。」

近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張柱然，喜好書法及篆刻創作，此次帶來多件兼具文化底蘊和靈動趣味的作品。他向記者分享，小學時期，他對書法等傳統藝術還未產生濃厚的興趣，覺得有些枯燥。直到本科，他漸漸發現書法的奧妙與內涵，於是產生了興趣。他也很享受毛筆在紙上劃過時帶給他的療癒感。

張柱然接觸篆刻是在本科最後一年。「那時純粹是想在自己的書法作品上蓋上印章，所以我就去學篆刻。現在反而更喜歡篆刻。」他認為小小的篆刻能夠承載的卻很多。上面的文字與圖形也千變萬化，亦很有講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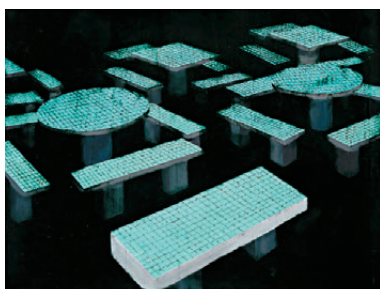
張柱然兒時就有學過繪畫。他表示，其作品將印章與靈動圖畫結合的形式，早在古代就已出現，比如元代的琵琶形花押印、葫蘆形花押印等。受傳統形式啟發，他也會將當代數碼訊息中的 emoji 融入作品，讓篆刻產生屬於新時代的生命力。他更將前人創作的各種篆刻視作一個資料庫，同時從中學習各種技巧。每當靈感匱乏，他便會回頭看看，隨後以當代眼光繼續創作。



●張柱然《心動》



●何潔聰《Plant I》



●柳慧婷《劇情之二十》



●丘藝藍《淺嘗深悟系列-02》



●何潔聰《Shino Sake Cup-MAD》（之一）



●徐曉澄《The Flat Tablewares I》



●弗蘭克·鮑林《映照晨光的裂隙》
攝影：Eva Herzog

弗蘭克·鮑林首場東亞個展 持續拓展多彩顏料之潛能

香港文匯報訊 豪瑟沃斯香港正呈現藝術家弗蘭克·鮑林（Frank Bowling）在東亞的首場個展「弗蘭克·鮑林：若水」，匯集藝術家自 1960 年代至 2020 年的精選作品，展期直至 8 月 29 日。

弗蘭克·鮑林被公認為英國最重要的在世藝術家之一。60 餘年來，鮑林不懈追求其藝術實踐，大膽拓展顏料的潛能與特性。現年 92 歲的他仍每天在位於南倫敦的工作室中持續創作。

鮑林 1934 年出生於英屬圭亞那（現圭亞那），1953 年來到倫敦，並於 1962 年畢業於皇家藝術學院，榮獲繪畫銀獎。1960 年代初期，他憑藉融合具象、象徵與抽象元素的風格，被公認為倫敦藝壇的一股原創力量。《無題（母親的房子）》（Untitled [Mother's House], 1966）即為鮑林對家園關係的成長記憶及其對色彩、形狀與結構興趣的有力見證。作品中，母親的房子如幻影的印痕承載着深刻的情感共鳴，而藍、綠、紅等大色調則喚起了那片塑造他成長的圭亞那風景。

1966 年移居紐約後，鮑林對現代主義的投入意味着他愈發專注於材料、過程與色彩。到了 1971 年，他摒棄具象圖像；約 1973 年，他開始創作其標誌性的「潑灑繪畫」，沉浸於其如水般流動的動人特質。通過傾斜特製的畫板，他任顏料在畫布表面傾瀉流動，模擬潮汐的自然律動，在控制與偶然之間達成精妙的平衡。該系列中的另類作品《映照晨光的裂隙》（Crevice Reflecting Morning Light, 1977）體現了鮑林對光線與立體感的深刻迷戀。天藍色的縫隙營造出朦朧的幻境，翻湧的顏料瀉向向下蔓延，展現他如何憑藉精湛的技法，捕捉晨空映照於水面的半透明光感。

鮑林於 1975 年回到倫敦，但仍持續在紐約度過大量時間。他 1980 年代的雕塑繪畫開始融入報紙、塑料及泡沫

等嵌入物。這些厚實而富有肌理的畫布被形容為喚起了風景、河床與地質層的聯想。與極簡主義相對，他 1990 年代的畫作，例如《淺灘》（Shoal, 1991），為層層堆疊而成，彰顯其作品的感官豐富性及藝術家對生命多重層次的體悟。鮑林這一時期的作品運用了「貼畫法」，該技法於 1980 年代被首次引入其創作，為畫面構築框架。《以及 SN 的書籤 II》（And SN's Bookmark II, 1998）的畫面分為三部分，並由數條拼貼條帶框定，正是此技法的典型範例，同時也讓人得以窺見其創作實踐中的其他標誌性手法，例如他對「現成幾何」的運用。鮑林在地板上創作時發現了這一藝術手法，他意識到工作室地板的輪廓會壓印到畫布上，進而形成一份對周遭環境的紀錄。

與鮑林 2000 年代的多數作品一樣，《尖厲》（Shrill, 2002）運用了多層凝膠、顏料與清漆，構建出一幅「重寫本」，模糊了任何直接的敘事。該作原為一整幅畫布，而後從中間裁切開，並以貼畫法裱貼，形成鮑林作品中常見的形式主義方形。儘管題為《繁衍（冷若犬鼻）》（Spawn [Cold as a Dog's Nose], 2007），這幅極其溫暖的畫作卻喚起了鮑林所經歷過的多重景觀。畫作頂端一道天藍色的地平線，下方則以黃、綠、粉三色點彩描繪出宛如草甸的景致，他的記憶在此交匯，孕育出某種感覺親切又嶄新的意象。

在巨幅作品《有龍出沒》（There Be Dragons, 2020）中，濃郁的藍綠色暈染將觀者引入一個深邃、異世界般的空間。細閃的金箔如陽光灑落水波般捕捉光線，模糊成熠熠生輝的水波倒影，暗示着水面下潛伏的龍首。鮑林以宏大的尺幅與格局，對所選媒材的物質性，及其在藝術史宏大脈絡中的演進展開了動態探索，造就了兼具前所未有的原創性與震撼力量的繪畫作品。



●弗蘭克·鮑林《無題（母親的房子）》
攝影：Thomas Barratt



●弗蘭克·鮑林《尖厲》
攝影：Alex Delfanne